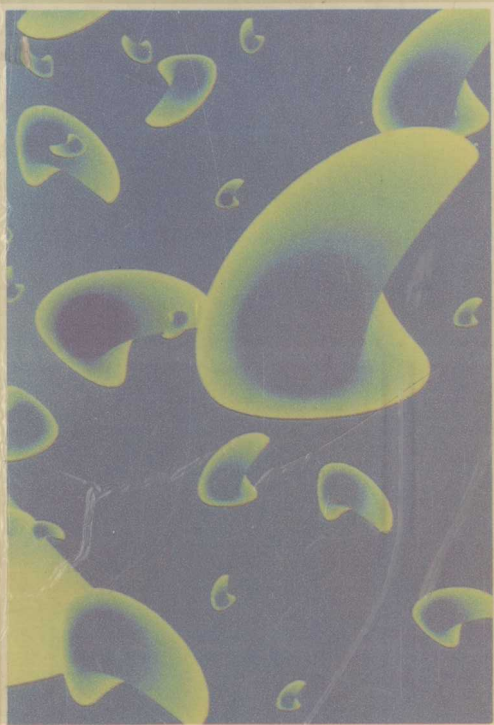


圆形批评论

王先霏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圆形批评论

王先霁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形批评论/王先需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

ISBN 7-5622-1368-2

I. 圆…

II. 王…

III. 文学-大学-专著

IV. I206

圆形批评论

© 王先需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陈昌恒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罗少琳

督 印：吴小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52千字

版次：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定价：11.00元(平)

1—200

16.00元(精)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圆形批评论纲

- 绪论 跨世纪文学批评格局中圆形批评的构想…………… (1)
- 第一章 圆的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 (13)
- 第一节 圆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 …… (13)
- 第二节 圆的观念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 …… (24)
- 第二章 文学批评与美感的分享与传递 …… (30)
- 第一节 审美快感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位置 …… (31)
- 第二节 中国的辨味批评与西方的印象批评 …… (37)
- 第三节 美感的可分享性 …… (48)
- 第四节 美感的可传递性 …… (55)
- 第三章 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的可符合度 …… (66)
- 第一节 文学文本的意义的层次 …… (69)
- 第二节 寻找意义的多种途径 …… (77)
- 第三节 从语义的循环到解释的循环 …… (98)
- 余论 各类文学批评的自谐与互谐…………… (108)

第二编 文学批评散论

-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关键在于发现…………… (115)
- 谈当代青年形象的理想性和真实性…………… (123)

| | |
|---------------------------|-------|
| 活跃着的古老精灵——新时期文学中的 | |
| 儒家和道家传统····· | (131) |
| 文学与性爱····· | (135) |
| 思考是时代的特点····· | (139) |
| 饱含现代意识的风俗画卷 | |
| ——《钟鼓楼》读后····· | (143) |
| 《将军吟》——净化和震撼心灵的好作品····· | (147) |
| 奋斗者的胸襟与情怀 | |
| ——读《走向绿草地》····· | (150) |
| 悲剧的性格和正剧的前景····· | (154) |
| 《京都纪事》的开放结构····· | (159) |
| 社层位移与伦理移位····· | (162) |
| 湖北青年小说家近作巡礼····· | (165) |
| 可爱深红间浅红——91年湖北小说一瞥····· | (171) |
| 新的故事，新的讲述 | |
| ——读1992年《长江文艺》小说随感····· | (178) |
| 《当代作家》1990年全国小小说征文概评····· | (192) |
| 走向新的境界 | |
| ——《今古传奇》第三届创作奖述评····· | (199) |
| 本色是诗人 | |
| ——初读《徐迟文集》有感····· | (214) |
| 心之歌和爱之歌····· | (217) |
| 他的生命就是诗 | |
| ——重读《听笛人手记》····· | (223) |
| 读《新战争与和平》后想到的····· | (225) |

| | |
|---------------------|-------|
| 当代精神与历史深度的融合····· | (228) |
| 亲切感和深刻性····· | (231) |
| 评论者如是说 | |
| ——致方方····· | (237) |
| 烦恼的职业····· | (242) |
| 人物性格的多重性····· | (248) |
| 执着与新变——漫说管用和····· | (254) |
| 刘醒龙的“新感觉”····· | (262) |
| 琴在北京奏响····· | (268) |
| 刘醒龙进城····· | (270) |
| 对比度——谈小说的人物描写····· | (271) |
| 朴素的人和朴素的作品 | |
| ——谈胡天风的诗文····· | (277) |
| 为谁说和对谁说——叶明山印象····· | (279) |
| 一部有厚重历史感的小说 | |
| ——《百年风流》漫谈····· | (281) |
| 神话·历史·文化····· | (284) |
| 夏雨田和鄂派喜剧艺术····· | (286) |
| 何祚欢写小说····· | (288) |
| 徐鲁文章颇老成····· | (290) |
| 少少益善····· | (292) |
| 罗维扬的“鞋”与“路”····· | (293) |
| 域外题材小说的新收获····· | (296) |
| 《墨湖诗词新钞》序····· | (298) |
| 《青春的雕像》序····· | (300) |

| | |
|-----------------------|-------|
| 《情怨》序 | (302) |
| 《空门》序 | (304) |
| 《海德格尔诗学文集》译本前言 | (306) |
| 《新时期湖北文学评论选》序 | (310) |
| 《文学咏叹调》序 | (313) |
| 《后创作论》序 | (316) |
| 《艺术意境概论》序 | (322) |
|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序 | (325) |
| 《新诗别一奇葩——李瑛诗论》序 | (328) |
| 《现象·规律·技巧》序 | (332) |

附录

关于“圆形批评”答问

| | |
|------------------|-------|
| ——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 (334) |
|------------------|-------|

智欲圆而行欲方

| | |
|------------------|-------|
| ——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 (337) |
|------------------|-------|

千里极目在重楼

| | |
|------------------|-------|
| ——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 (344) |
|------------------|-------|

| | |
|----------|-------|
| 后记 | (354) |
|----------|-------|

绪 论

跨世纪文学批评格 局中圆形批评的构想

雷纳·韦勒克在他的宏篇巨制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第一卷导论中说到，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主要国家的文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三个彰明较著的阶段，就是：权威的支配，理性的支配和趣味的支配。各个阶段不管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各自都有占支配地位的某种力量。20世纪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空前的活跃。进入20世纪之后，文学批评领域的图景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种支配力量取代另一种支配力量盘踞在批评家的头脑，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主潮取代另一种文学批评主潮占据独尊的地位，人们看到的是不同学派的共存和竞争，是不同力量彼此的冲撞和互补。这就大大促进了文学批评的丰富、繁荣。然而，文学主张、研究方法与表达方式各不相同的现代批评学派，在不甚宽敞的地盘上推来挤去，谁都希望能有更广大的生存空间和影响范围，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声音在嘈杂喧闹中被淹没，谁都期望自己的风姿给作家、

读者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强烈印象，因而，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全自觉地或者半自觉地，都容易趋向把自己的观点推向尖锐化、极端化，所谓“深刻的片面性”成了不少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奉行的原则。确实，当各色旗帜翻飞飘舞而相互绞缠、相互遮掩的时候，尖新之说比较持平之论更易于为他人注目。另一方面，求异之风增加和强化了学派之间的辩难、论争，也可能激发思维的创造性，更多地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各执一端、各偏一隅的文学批评学派、文学批评理论，把文学的性质的某一个侧面孤立起来凝固起来，无视其他侧面的存在，终于造成若干种直线型的文学批评。

西方文学批评中新的学派的产生，近几十年来，在许多情况下，常常导源于对文艺学、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理论的移植、搬用。这些文学批评学派的身后，分别站着一位外学科的教师、导演或者护身人，他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或者是语言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有时还是自然科学家，是横向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专家。那些学科的某种新学说、新观念，被当作一个文学批评学派立论的根基、理论的框架、思想的源泉。也有的时候，是外学科的专家们闯进文学批评的领域，原在身后的导演走向前台，直接参与文学批评活动。他们把文学批评作为检测自己的理论新说的一个中试场所，作为向社会广泛传输自己的理论新说的一种重要渠道。他们不但在观念、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风格方面，使得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浓厚的非传统、反传统的色彩。文学批评与文艺学、美学疏离了，与精神病学、模糊数学、符号学倒接近了。文学批评著作有时候变得像是心理医生的病案，社会学家的调查统计报告，甚至，如韦

勒克所说，文学批评家“已不能称之为批评家，而成了一个为某种晦涩艰奥的哲学发布神谕的人”^①。各个学科本来具有专门的确切的含义的术语涌进文学批评之中，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性质的巨大差异，也由于使用这些术语的文学批评家们，众多的文学批评论著的阅读者们，对术语本来含义理解的巨大差异，使这些术语进入新的领域之后变得模糊、空泛或者晦涩。为了标新立异，许多批评学派还“生造出一整套个人的概念和术语”^②，其意义更加不容易捉摸，在文学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之间，也在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构成屏障，使得交流、对话变得甚为困难。

热衷于向外学科寻求创新的动力和借鉴思维的技巧，也使得文学批评向操作主义倾斜。文学批评家像数学家一样，努力去作定量分析，努力去建立模型，以服从于解析的规律。数学模型与不可重复的个性、与独一无二的创造显然难以彼此融洽，于是，文学的审美特质便被许多批评学派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排斥了。

西方文学批评的上述变化，在本世纪以来并不是单向地推进，而是多向地、曲折地、回环地发展。一个新的批评学派初出时，锐气夺人，放射炫目的光彩，但其风靡天下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而且其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也不易完全合榫。因此，热心者在开始时对它的厚望落空之后，热情也不能不较快地低落。往后，它常常与其他批评学派的思想或隐或显地有所交汇。从 50 年代到

① 雷纳·韦勒克：《哲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学批评》，见《批评的诸种概念》第 307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雷纳·韦勒克：《哲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学批评》，见《批评的诸种概念》第 307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70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彼此隔膜、隔绝。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科学派的著作和观点，在短期内比较集中地被翻译、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在当时，许多人觉得耳目一新，思路大开；当然，也有人以犹豫和怀疑的眼光观望，对那些过高估计西方学说价值的偏颇说法表示反感和忧虑。不管怎么说，学术领域里的风气变了，文学批评领域里的风气变了，有了不同的声音，有了讨论、争论，总归是好事情。

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所谓“新方法热”，许多人产生新颖的感觉，产生冲动的热情，是因为从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单一化、僵硬化的背景上观察的结果。跨进8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审视自己的工具箱、武器架，每每生出感慨和惶惑，很少有人还能像50、60年代他们的同行那样，对自己的工具、武器的性能充满信心，而不免或多或少地觉得它们有些陈旧，觉得它们的品种样式太过单调因而适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50年代初，一个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首诗《祖国我回来了》，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都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围绕作品所发表的许多文学批评文章，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它们的社会性。并没有哪位批评家着重在小说中寻绎什么特别的叙述技巧，在诗歌中寻找什么意象的迭合。《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之初评论者或誉或毁，接着是一边倒的粗暴批判，70年代末又成了“重放的鲜花”，几十年间评论者所下的判断可以截然不同，但大都为政治判断，着眼的大都在它的社会内容。那一时期的评论

当然有相当出色的，但整体看来，文学批评的路子确实不宽，而且在60年代中期之后越走越窄。到了80年代，这样的文学评论渐渐不能使人满足，甚至使不少创作者、接受者以及文学批评工作者自己感到厌烦。其时，哲学界和史学界率先进行方法论上革新的讨论和尝试，给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以震动和启发。

原来，在前几十年时间，不一定全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对政治是高度关切的，对自然科学的进展则相对淡漠。这种态度给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形态带来很大影响，使它具有较重的古典意味而较少现代风格。早在1914年，列宁就已经写道，“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①列宁的这段话描述了历史，预见未来。从19世纪末期起，自然科学中原有学科的革命性变化，新兴学科的创立，给人文科学越来越直接的推动，也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文学理论批评之中。心理学原先是附属于哲学之下的，现代心理学则是在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史家们把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现代心理学的开端。这具有超越心理学范围之外的象征意义，它标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潮流。相对论、量子力学……给予当代哲学的影响，比任何一个职业的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流派的影响更深切巨大。自然科学中的革命，40年代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创立和发展，改变了世界

^①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的科学图景，改变了当代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及所有知识人群的思维方式。从这些历史情况来看，80年代初期中期，中国文学批评上的追新逐异，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那几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理论新方法，并不都真是新的。有些年龄已在百岁上下，有不少过了“知天命”或“耳顺”之年。只是由于有30多年在大陆不太常见，一旦复现，便使有些人觉得新奇。其实，翻开商务印书馆在20、30年代出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发黄的书籍，其中就有对某些今天称之为“新”方法、“新”理论的不算简略的介绍。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中，也早有人尝试过。它们既不是万应的灵药，也不是荒唐的呓语。我们应该了解它们，了解它们近几十年的变化、发展、创新，从中有所采撷、汲取。我们不会以引进、照搬为满足。事实上，80年代以来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起了开风气、拓思路的良好作用，但从具体操作的实践看，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纯粹的、符合或接近创立者本意的文体学批评、符号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的文章在哪里？介绍一个学派的发展源流、学说要点的论著日渐增多，日渐提高了质量，面对国内文艺现象而作的实际操练则很难进行。比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注重系统内部关系而拒绝考虑系统外部的联系，我们看到的以这种方法分析大陆作家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评论文章，却把对具体作品的结构和作家的结构意识的分析同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联结起来。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还不熟悉，还没有完全掌握，还谈不上运用自如，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批评家对“纯粹的”结构主义方法并不是无条件地完全地接受，他们还有若干的保留。中国的批评家，中

国的作家和读者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态，同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有若干的抵牾之处。我们的文学批评要和本国的文学创作及读者接受保持血肉联系，就不能现成地照搬别人的东西。

谈到文学批评的建设，除了面对西方现代潮流之外，我们还背负本国的传统。传统中间有财富，有包袱，靠我们去取舍。中国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以南朝齐梁时钟嵘的《诗品》为最早。《诗品》在《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上都被称为《诗评》，它是对诗人、诗作的评论，把从汉代到梁代的122位五言诗作家，分别列入上中下三品，“辨彰清浊，掩摭利病”。《诗品》对每个诗人的评语不过数十字、百来字，十分精炼，判断多，分析少，主观性较强。说它“主观性”，不是说这样不对。文学批评要求批评家敏锐的审美直觉和独到的艺术眼光，应该见出批评家的个性。但“判词”式的寥寥数语，毕竟不能满足现代人对细密论证的要求。在古人则可，现代文学批评不能都停留在这种形态。《诗品》还每用优美的文学语言、生动的比喻形容诗人的风格，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品评人物，也都喜欢这样，后来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批评家必须准确地把握作品、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很强的表达能力，但过于精简也易落入空泛。一直到19世纪中晚期，中国文学批评仍缺乏精密性、系统性，没有职业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从文学整体中独立出来。从梁启超、王国维开始，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变革。瞿秋白、李健吾、梁实秋从不同方向上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作了许多工作，以创作为主要贡献的鲁迅、茅盾在文学批评上也有卓越建树。只是，始终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学批评学派，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个性鲜明的文学批评体系。

从30年代开始,中国革命的文学批评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鲁迅、冯雪峰、胡风、周扬、何其芳在翻译介绍、阐释发挥和应用实践上都有显著的成绩。毛泽东在民族革命战争环境中,结合中国实际,对文学批评的性质、标准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指导的原则。他们和在他们领导、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半个世纪的时间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的主流。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是科学的文学批评,但是,它需要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在跨世纪的时刻,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变化。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当作不能变动的框框,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采取完全否定和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应该把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早已包容的原则下的新的实例。谈论这个问题,有以下的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根基的哲学近几十年来有了惊人的重大发展。从1985年以来,有关文学研究方法 with 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归根结底,分歧总是哲学观念上的差异。这里有必要简略谈谈主体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创立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理论环境的需要,着重强调的多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方面,而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对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相比之下,谈得不是那么充分。正如恩格斯早已讲过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

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低估意识的作用、并不低估主体的作用，倒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在论争中容易导致这一偏向。匈牙利的卢卡契，并不是被公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韦勒克在《西方四大批评家》一书中说，使卢卡契着迷的中心警句就是：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条警句在卢卡契《美学》的第一卷里重复了1032次，至于在第二卷里用了多少次，统计者已经没有耐心去计数了，这句话中的“反映”一词出于列宁。^②也就是说，被不少人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卢卡契，也执着于列宁的反映论。总之，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人，乐于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而畏于谈论表现主体内心，对于文学批评活动中主体的作用深入探讨更少一些，这已经在理论思维上形成偏向和弱点。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恰恰是与此相反的趋向占了优势地位。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变革的影响，哲学研究逐渐地从以客体为中心向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正在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说，爱因斯坦在1905年、德布罗意在1924年先后提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光既具电磁波性质，又必须被看作粒子状客体。观察的结果不仅决定于客体的性质，也依赖于主体观察的角度和观察的方法手段。若要离开观察的主体、离开人而问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

① 《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西方四大批评家》第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义的。从以客体为中心向以主体为中心的转变，不但在西方哲学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明白地显示，在70年代以后的苏联、东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显露类似迹象。哲学的变化必然给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带来推动力。文学批评不再满足于只是指出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是还要着重研究人对世界的审美把握中的主体性，研究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作用的双向互逆性。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观念变革反应迟钝，会延缓、阻滞文学批评变革的进程。

其次，从上一世纪末期开始，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现代派的多种文学艺术流派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共存和竞争，当今的现实主义也具有彼此差别甚大的多种形态和不断萌生新质。马克思、恩格斯评论过巴尔扎克，列宁深入分析过列夫·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评论过易卜生和高尔基；还有梅林、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人，他们的评论对象主要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而且多半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卡契接触到现代派，但他们都取否定态度并少有深入细致的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有特色最有成就且经过数十年时间之流的冲洗淘汰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的作家，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有了很大的区别。评论对象变了，我们这里的批评家的思维模式、观念方法的变动幅度太小，于是就出现了矛盾、产生了困惑。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新变也先于理论批评上的新变，出现了“不像小说”的小说，连行家也声称“看不懂”的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中新潮迭起。人们刚刚容忍、适应了某一变化，新的更为大胆、更为“出格”的变化又扑面而来，这就给文艺学家、美学家和批